

从北京到华盛顿

——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①

一、问题的提出

北京和华盛顿是社会制度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的首都,但在城市的规划设计上,却各有千秋。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北京和华盛顿尽管在开始营建的年代上相去很远,但是在规划设计上,都各有自己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北京城原有的规划设计,可以说是封建社会时期我国都城建设的一个杰出典型。华盛顿城中心部分的规划设计,从建国之初开始,就继承了自16世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城市建设的优良传统,堪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方国家都城规划的一个光辉范例。

我国在封建王朝衰落之后,又经历了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在已经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在沿着它原有的道路徘徊前进,甚至伸张其势力于域外。

因此,这两个首都作为两个国家历史文化集中表现的地方,在其规划

^① 原刊于北京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1987年,第3期。原刊“编者按”录如下:中外城市比较研究是城市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这一研究在我国还属初创阶段。深入开展中外城市的比较研究,能够使我们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更好地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正确地吸收外来文化,以发展具有社会主义新时代特色的城市及城市文化。本期发表的《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即是一篇有关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力作。文章从历史地理、时代特征方面,对北京和华盛顿各自的特点、体现的主题思想及演变过程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对北京今后的建设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作者曾于1984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建筑学院,作有关北京旧城与华盛顿城中心部分在城址选择与城市规划方面的比较研究。

设计上所面临的问题,也就各不相同了。

在过去的规划设计上,北京和华盛顿既有形式上的类似之处,又有本质上的区别和差异。在形式上的类似之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两者从建城之始就各自选定了一条中轴线作为全城设计的出发点。在本质上的区别和差异,则在于两个城市在其最初规划设计上,由于社会性质的根本不同,所力图表达的主题思想,也就大不一样了。

二、北 京 城

1. 今城的建址与城址的演变

北京城原始聚落的起源,距今已有3000多年。早期的城址原在今城的西南部。今城的建设则是去今720年前(即公元1267年)才开始的。当时选择了古代高粱河上的一带天然湖泊作为中心进行规划设计,建设新城,这就是元朝的大都城。明朝初年又历经改建,始称北京。到了明朝中叶,也就是公元1553年,又在北京城南加筑外罗城,于是又有北京内城和外城之分,各有城垣环绕,合成凸字形,面积共计62平方公里。全城的平面布局,至此定型,并且一直完整地保留到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这就是今天所说的北京旧城。

在北京旧城建设的过程中,城内湖泊的南半部,从一开始就圈入皇城之内,作为皇家苑林的中心部分进行营建,并按照封建传统,命名为太液池。明初又在太液池南端新凿一湖,遂有南海、中海和北海之称,流传至今。至于被隔在皇城以外的原始湖泊的上游,原名积水潭。明朝初年,缩减北城,竟将积水潭的上游部分隔在城外,这就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才被填掉的太平湖。保留在城内的部分就是今天的什刹海,习惯上又分别叫做前海、后海和北海。前海的西南隅一部分也已被填为建筑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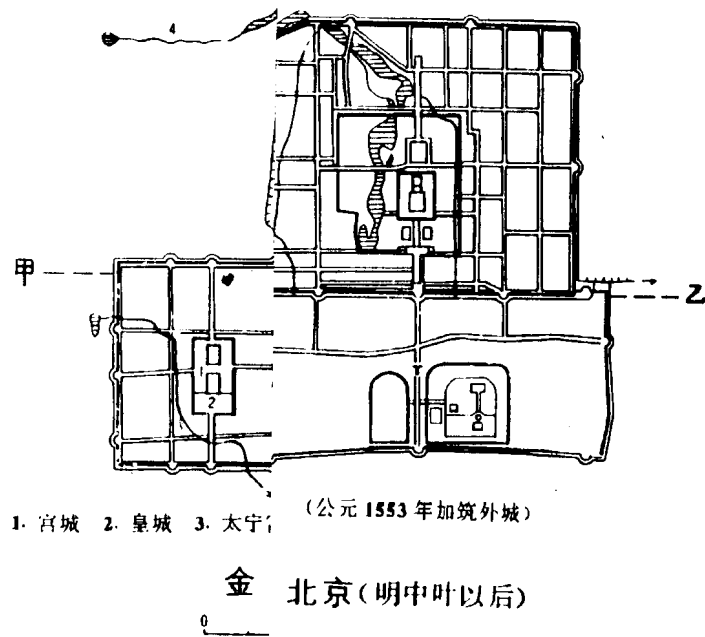
总之,为北京旧城的建址提供了重要地理条件的原始湖泊,今天虽然已经不是本来的面貌,却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已经有贯通南北六海(即南部的南海、中海、北海和北部的前海、后海、北海)的设想,纳入北京城的总体规划之中。为了便于揭示北京旧城城市设计的主题思想,应将北京旧城河湖水系的变迁与城址的演变,作图说明(图45)。

2. 城市设计的主题思想

从插图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北京旧城的轮廓虽然从长方形到凸字形经过了几次变化,但是自北而南隐然存在的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只有延长,并无改变。实际上这条中轴线,也正是全城平面设计的依据。在内城是如此,在外城也不例外。因为外城城垣未建之前,就先已于1420年兴建了天坛和山川坛(后改称先农坛)这两组建筑。其东西并列的位置,显然是由内城中轴线的延长部分所决定的,后来加筑外城(1553年),终于出现了纵贯内外两城长达8公里的新轴线,并且给人一种整体感,好像内外两城是同时设计,一气呵成的。这也显示出凸字形的城垣轮廓,比起任何一种矩形轮廓(如元大都和明初北京城的轮廓),更能给人以一种稳定感。正是这种全城平面布局上的特点,从美学观点上引起了西方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学者的无限赞叹。丹麦的 S.E. Rasmussen 称道说:“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它的布局匀称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① 美国的 E.N. Bacon 又推崇它“可能是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它的平面设计是如此之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参考的实例”。同时他还曾用黄蓝两色把这条中轴线连同和它并列的一带湖泊,突出地显示在全城淡灰色的平面图上,给人以十分突出的印象^② (图46)。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却是隐然支配着这整个平面设计的主题思想,从其建筑上来说有最重要的两点,须分别加以说明如下:

(1) 城垣建筑与城市设计的关系

根据我国的历史传统,最初的城市,都有城垣,因此“城”这个字有双重含义,既指城市,又指城垣,有时还可用作动词,如《诗·小雅·出车》:“城彼朔方”,即指在朔方筑城,而城垣的修筑,又与整个城市的规划设计密切联系在一起。例如,成书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的《周礼·考工记》在“匠人营国”一节中,总结了周初以来营建国都的经验,又加以规范



① Steen Eiler Rasmussen, Towns and Buildings, 1st M. I. T. Press Paperback Edition, 1969, Preface, P. V.

② Edmund N. Bacon, Design of Cities Revised Edition 1980, P2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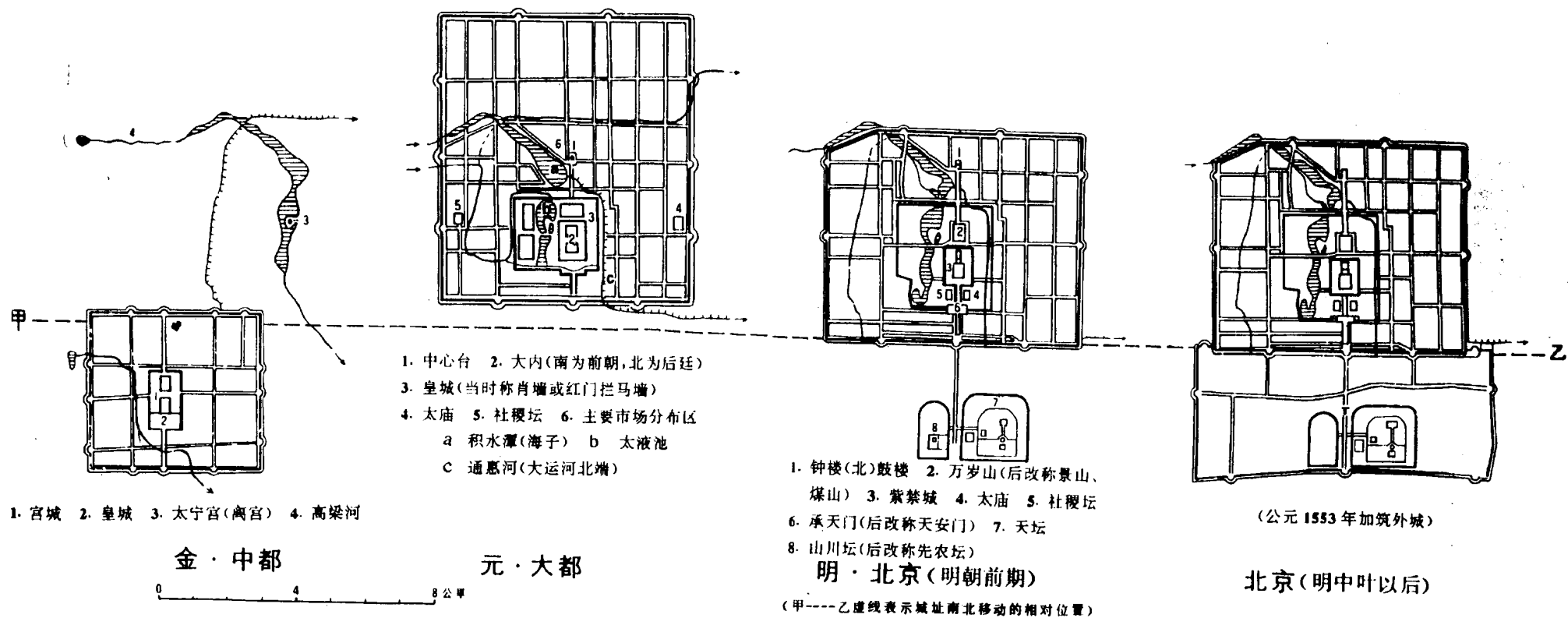


图 45 北京旧城址变迁(金中都到明清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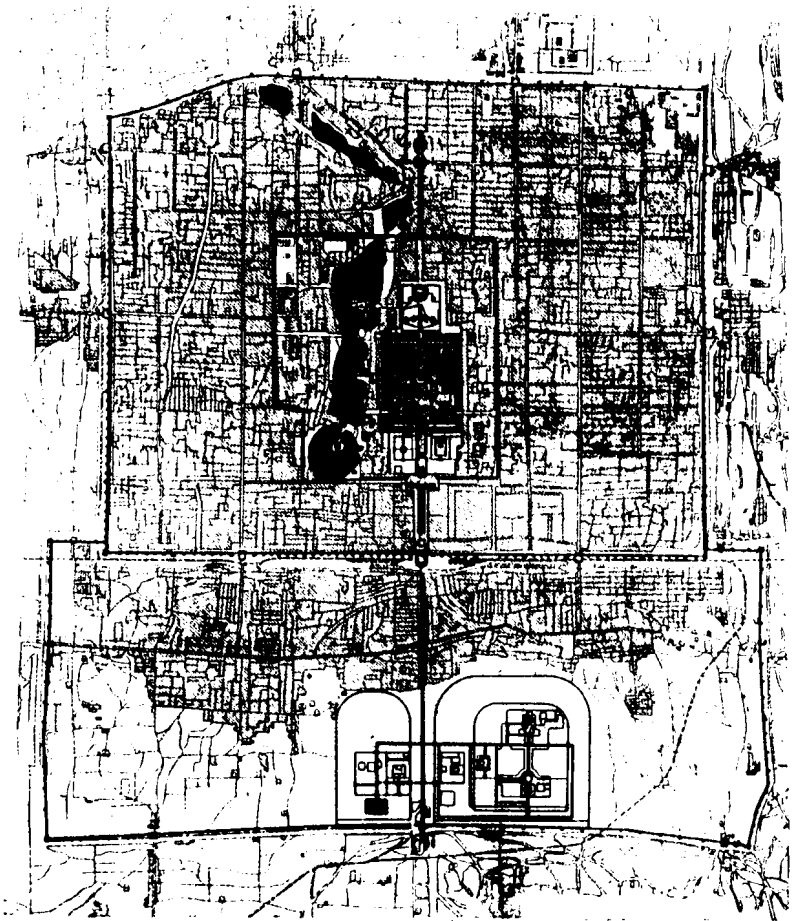


图 46 北京旧城中轴线及湖泊位置

化,并作了如下的描述: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这段记载的大意是说:国都的营建,应是一座方城,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内纵横大道各九条。左有太庙,右有社稷坛。面向外朝,后为市场。这里不言而喻的是帝王的朝廷位居全城中央。关于这一点,贺业钜在《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一书^①中有所说明,录如下:“为什么要把宫廷区布置在全城中心,这和周人所崇奉的‘择中论’的规划思想是分不开的。‘择中论’是中国奴隶社会选择国都位置的规划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择天下之中建王‘国’(即国都),既便于四方贡献,更有利于控制四方。”这一说明指出了国都设计的理论根据,值得注意。按中国历代都城建设,只有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和上述“匠人营国”的描述最为近似。这自然与大都城的主要设计人刘秉忠有直接关系。刘秉忠原名侃,是位熟通经史而又务实的学者,曾设坛讲学于太行山中,元代著名天文历算学家、水利学家郭守敬即出其门下。蒙古首领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前,曾命刘侃在今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设计兴建开平城(后改称上都,今遗址尚在),深得忽必烈赏识,因赐名秉忠。1260年忽必烈进驻当时金朝中都城,也就是在北京原始聚落上发展起来的最后一座大城,1267年决定在中都城外东北郊一座湖上离宫(太宁宫)的周围,另建大都新城,仍然任命刘秉忠为主要负责人,郭守敬也被推荐参与其事,特别是在河湖水系的利用与大运河的修建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大都城垣,南北纵长,而非正方,与“匠人营国”的规划稍有区别,这显然是由于在全城的平面布局上要充分利用河湖水系的结果。其次是“太内”(相当于后日的紫禁城)的寝宫,并不在全城的正中央,也与“匠人营国”所暗示的不尽一致,而是稍向南移,但是仍然处于全城设计的中轴线上,也是合乎“择中论”的规划思想的。

元大都建成之后直到明中叶北京外城的兴建,其平面布局历经改造,

^①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55—56页。

与“匠人营国”所描写的原始形制,已经相去甚远,但是它所体现的基本内容,却依然未变。不仅如此,它所传达的主题思想却更加突出、更加明显。这一主题思想就集中表现在两度延长的全城轴线上。因此这条全城轴线的设计和它所集中表现的思想内容,正是本文所应该进一步探讨的核心问题。

(2) 全城轴线的含义及其历史文化渊源

北京旧城的中轴线在全城平面布局上的艺术效果,虽然屡为中外规划学家所称道,但是它的含义及其发生和演变的历史文化渊源,还有待进一步阐明。

拙作《论北京旧城的改造》一文^①已经说明在元朝国号未建以前兴建大都城时,首先在积水潭的东北岸上确定了全城布局的几何中心,就地刻石立碑,命名为“中心之台”,然后以中心台为起点,紧傍积水潭东岸,定下了全城设计的中轴线,从而把宫城“大内”,恰好布置在太液池东岸,也就是中轴线的中间部位上,其结果是大内的前朝大明殿与后宫延春阁,也就占据了全城最重要的位置,这就十分突出地显示了这条中轴线在全城设计上的主题思想,如果用文字来说明,那就是封建帝王的“唯我独尊”。至于宗庙社稷这两组具有象征意义的建筑群,遵照“匠人营国”的原则,也就相应地布置在大内左右,也就是东西两面城垣的内侧。其后经过明朝的改建,内城的几何中心虽然由原来的中心台南移到景山中峰(也就是元朝廷春阁的旧址),宗庙社稷两组建筑也分别移到紫禁城前的左右两侧,结果是全城轴线上设计上的主题思想,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特别是随着南郊天坛和山川坛的兴建,中轴线又继续向南延长,终于使得它在全城平面布局上的支配地位更加突出,它所代表的主题思想也就更加显明。(参看图46)

但是在这里必须进一步说明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北京旧城平面设计上不断得到发展的中轴线,它的自北而南的垂直走向是怎样确定下来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涉及到我国都城在规划设计上的一个基本定向的问题,那就是城市布局的主导方向,一定要面向正南。由此而派生出来的一个封建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就是所谓“面南而王”。这个“面南而

王”的思想,在城市的规划设计上最初体现出来始于何时,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可供参考,但至少《周礼·考工记》的“匠人营国”一节,已经间接说明了当时的城市建设计划,其主导方向必是面向正南。因此在文中讲到国都的平面布局时,只用“左祖”与“右社”以代表宗庙在东,社稷坛在西;只用“面朝”与“后市”以代表“前朝”在南,市场在北。可以设想,这一既定的主导方向,是早已相沿成习而后遗传下来的。关于这一点,考古发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迄今所见早商时代的宫殿基址,说明当时的宫殿建筑,都是正面朝南。^②又商代的宫殿基址中还显示出有两座殿址,不仅坐北朝南,而且前后并列,从规划上判断,应即后代“前朝后寝”的原型。^③其次,商代都城已发现有略呈方形的四面城垣,但宫殿建筑偏在城内东北部。^④有计划地把面向正南的宫殿修建在方形城垣的中央——也就是全城的中轴线上,应是到周代才成为定制的,这就是《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所根据的传统原则。其后,到了战国末年,为秦国统一天下提供思想武器的《吕氏春秋·慎势》篇中所谓“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择中论”,就是这一历史事实的反映。

上述事实说明,在都城的规划设计上,以面向正南为主导方向,是有很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的。追求其原因,很显明的是和地处北温带的季风地区有关,这里冬季西北寒风强烈,气候严酷;夏季转以东南风为主,炎热多雨。为了避寒和采光,居室的设计,背北面南最为合理。因此由个体

① 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夏代遗址的上层,发现迄今所见我国最早的大型宫殿遗迹两座,距今至少在3600—3700年以前,其中一座的遗址,略成正方形,中部偏北处,有一长方台基,根据基址上柱穴的排列,可以复原为一座殿堂,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殿前为广庭,四周为墙基,墙内有廊庑,大门在基址南墙的中间。详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又湖北黄陂县以盘龙城命名的商代中期都城,距今约3500年,城内大型宫殿基址两处,也都是面向正南。详见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② 详见同上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

③ 盘龙城平面略呈方形,中轴线方向为北偏东20度,城垣至1954年仍保存得比较完整。已发现的宫殿基址,在城内东北部。见同上注,又郑州所发现的商城中的宫殿基址,也同样是在略呈方形城垣内的东北部。详见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

④ 《城市规划》,双月刊,1983年,第1期。

建筑扩大到城市布局,逐渐发展为面向正南作为整体设计上的主导方向,进而派生出“面南而王”的传统观念,其起源可以上溯至奴隶社会时期,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已成定型。从这一点来说,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它所保存下来的最大的特殊风貌,也正表现在这里。

3. 旧城改造的一项根本任务及其成就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又重新建都北京,它所面临的一项根本任务,应该是在力求保护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特殊风貌的同时,赋予它以新的主题思想,从而反映出新的时代精神。这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在过去 30 多年的实践中,虽然出现了一些难以挽救的损失,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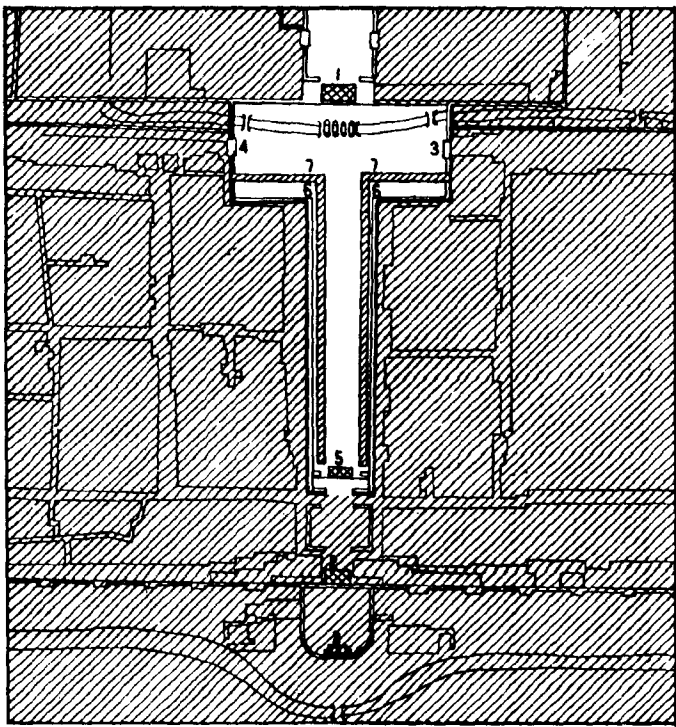


图 47 清代天安门前宫廷广场

1. 天安门 2. 正阳门正阳门箭楼 3. 长安左门 4. 长安右门 5. 大清门 6. 红墙 7. 千步廊

就,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就是一例。

现在天安门广场的前身,原是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一个宫廷广场,三面筑有红墙,沿红墙内侧筑有连檐通脊的千步廊,中间广场呈“T”字形,过去只有炫耀封建帝王无尚权威的重大典礼在这里举行,庶民百姓严禁涉足。因此在全城中轴线上所集中表现的封建帝王“唯我独尊”的主题思想,首先在这里显示出来。进入天安门之后,还要穿过层层封闭的空间,才能来到紫禁城内的核心建筑,即雄踞全城之上的前朝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后廷三大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参看图 34)。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历时 2000 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统治,天安门前的宫廷广场才得开放通行,其结果也正是在这里爆发了 1919 年伟大的五四运动,从而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是发生在北京城里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以此为起点,经历了整整 30 年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 年 10 月 1 日万民欢庆的开国大典,选择在天安门前举行,这一事实本身就开始赋予天安门以崭新的意义,从此这座由历史上劳动人民在被迫服役下所兴建起来的庄严壮丽的古建筑,以完全新的含义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上,象征着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生。但是旧日严防庶民百姓涉足广场的红墙依然存在,这就严重阻碍了日益增多的人民群众进入广场开展各项有意义的活动。广场的改造,势在必行。为了迎接建国 10 周年的纪念日,开始对天安门广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旧日的红墙被彻底清除,广场的面积因之大为扩展。又在东西两侧分别兴建起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史博物馆和代表人民权力中心的人民大会堂。广场中央巍然矗立起人民英雄纪念碑,从此天安门广场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其地点依旧而气象一新,它在旧日设计上所力求表达的“帝王至上”的主题思想,已经完全为一个崭新的主题思想所代替,这就是“人民至上”。尽管现在天安门广场尚有若干细节有待改进,但是它的基本格局已定。在旧城原有的中轴线上它所体现出来的新时代的主题思想,是身临广场的任何人都感受到的,因此应该承认它的改造是成功的(图 47、48)。

不仅如此,随着天安门广场的左右两翼在东西长安街原有的基础上又扩建和延长,从而形成了一条横贯新北京全城的東西轴线,既抵消了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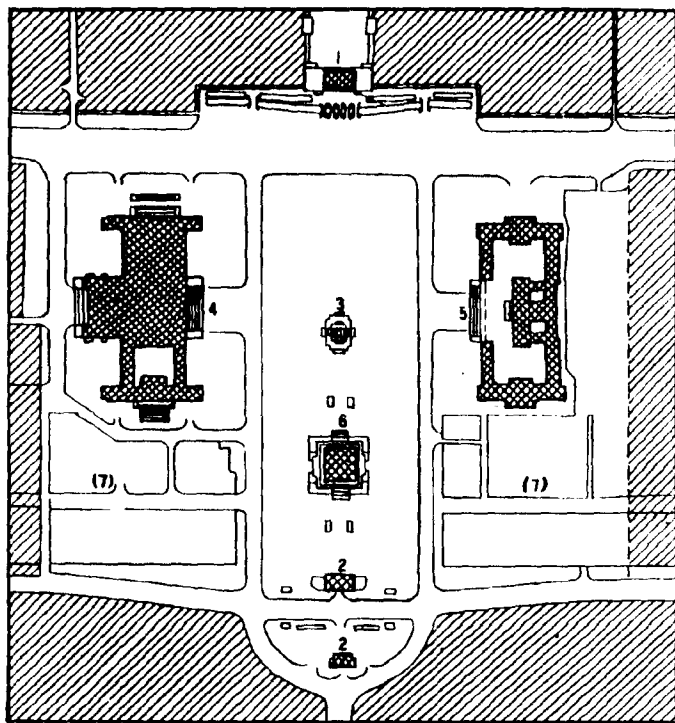


图 48 新中国成立后扩建的天安门广场

1. 天安门 2. 前门(正阳门)、箭楼 3. 人民英雄纪念碑 4. 人民大会堂 5. 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6. 毛主席纪念堂 7. 东、西交民巷

条自北而南的旧轴线在全城布局上独一无二的支配地位,同时也就产生了一种宏观效果,即把旧日全城中心的紫禁城,推移到了类似天安门广场“后院”的位置上,这就更加符合它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作用,上述的客观效果,从城市的平面布局上来看都是明显可见的。北京城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城市特点,已经在改造后的天安门广场上充分显示出来(图 49)。

关于北京旧城城市设计的主题思想以及它的改造和发展,就先写到这里。以下想就华盛顿城市设计的主题思想,从比较的观点上,再作些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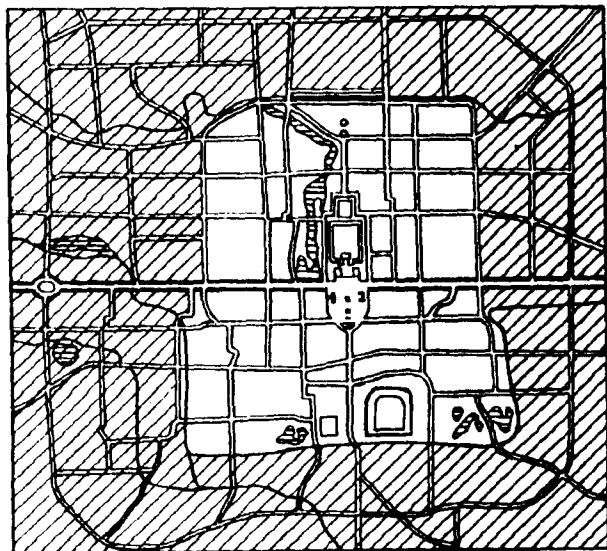


图 49 从天安门广场向东延伸的林荫大道——东、西长安街

三、华盛顿城

1. 城址的选择与城市的初步设计

华盛顿城城址的选择和着手规划是从 1791 年(清乾隆五十六年)初开始的。当时离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1783 年)也只有 8 年。建国之初,定都问题颇有争议,迟迟难以决定。最后国会授权合众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选址建城。经过他本人的实地考察,终于选定了现在的城址。地当大西洋海岸中部,位于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以下简称波河)与其东岸支流(Eastern Branch,或称 Anacostia River,以下简称安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地形平坦,微有起伏,中央最突出的一个小山丘,当时叫做仁金斯山(Jenkins Hill),周围地界纵横,都属私产。大部分林莽丛生,间有沼泽,尚未完全开垦。两河间三角地带的北部,地形逐渐隆起,有几条小河,顺地形坡度下注,其中主要的一条原名鹅溪(Goose Creek),流经仁金斯山下,西转注入波河。三角地的尖端和西北隅,各有一个小居民点,虽有方格状

街道见于最初测量的地图上,但住户寥寥无几。只有西北角上隔着一道石溪(Rock Creek),遥遥相望的乔治镇(George Town)算是这一地区一个真正的居民点了。(图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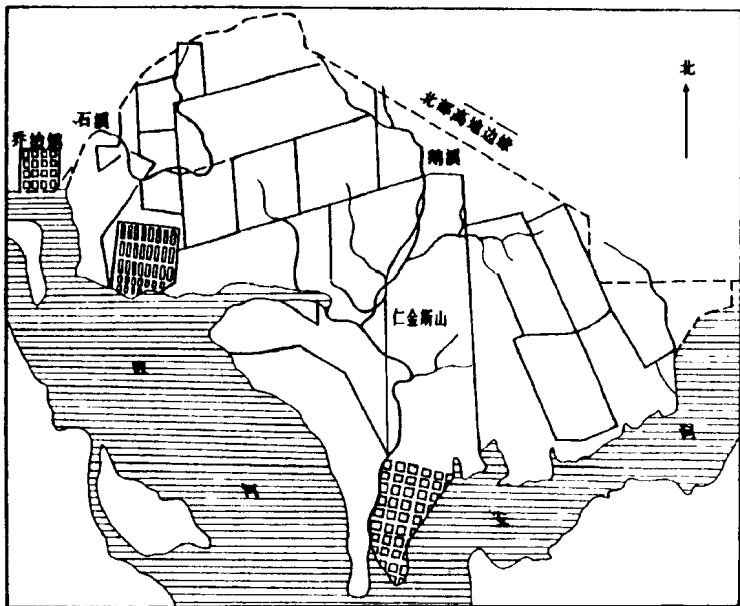


图 50 华盛顿城址初定时私人地产业界线

城址选定之后,经过安德鲁·埃利科特(Andrew Ellicott)的初步测量,即由埃尔·夏尔·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负责进行规划设计。朗方是位热情奔放又富有才华的法籍工程师,年方 37 岁。父亲原是法国凡尔赛的宫廷艺术家,朗方儿时就在那里居住过。年长肄业于他父亲任教的巴黎皇家绘画雕刻学院。1777 年朗方和其他的法国志愿人员,远涉重洋来到北美洲,支援英国殖民地人民正在进行的独立战争,在军事工程中,深得当时陆军统帅华盛顿的赏识,并获得少校军衔。1791 年初他接受规划首都的任务,以充沛的精力,惊人的速度,在同年 8 月底完成了他的规划设计,上报华盛顿总统。他在开始工作之初,就一眼看中了仁金斯山,认为这正是联邦政府中心建筑的天然基座,可以称得上是天造地设了。这座中心建筑经过后日的不断营建,就是现在最引人注目的国会大厦(Capitol),仁金斯山的名称也早已为“国会山”所代替。

以国会山为中心,朗方拟定了全城设计的中轴线,西起波河东岸,东至安河西岸,全长约 5.5 公里,沿这条中轴线的西段,也就是从国会山以西至当时波河东岸,保留为一条开阔的绿地,供人民群众游息其间,几经规划发展,这就是现在有名的绿茵广场(The Mall)。至于总统府也就是现在“白宫”的选址,并不在中轴线上,而是在绿茵广场西头的北侧(后来又稍向西移到现在的位置),由此南望,视野开阔,可以遥见波河下游的浩瀚水面。至于国会山与总统府之间,则由一条斜向的大道直接连接起来,这就是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大道(Pennsylvania Avenue)。自西而东横贯全城的中轴线在全城的平面布局上,显然占有支配地位,预定的绿茵广场,位置尤为突出。至于全城街道系统,纵横交错,或正交,或斜交,交接点上又多布置有大小广场。流经市中心区的鹅溪,其下游注入波河的一段,紧傍预定的绿茵广场的北侧,计划加以渠化,改为直通国会山下的运河,因仿罗马古城中的小河,改名为台伯河(Tiber River)。

全城的规划,南半部以两河为界,北半部以高地边缘为界,现在的华盛顿城,就是在这一规划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逐渐兴建起来的。如果当初没有朗方的设计,也就不会有今天以其中心地区宏伟壮观的空间布局而闻名于世的华盛顿城。因此,现在华盛顿城中心部分,还有人称之为“朗方城”^①(图 51)。

在这里,不妨先将北京旧城与华盛顿城在规划设计的轮廓上作一对比,这或许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以下的讨论。

首先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点,两者各有一条中轴线。北京旧城的中轴线自北而南,紧傍一带天然湖泊的东岸。其主导方向如前所述,虽有自然因素的制约,更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华盛顿城的中轴线,自西而东,正好介于两河之间,纯粹是自然条件所决定,不受任何历史文化传统的制约。

第二点,北京旧城的规划设计,四面城垣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华盛

① 朗方设计的城市蓝图的示意图,还镌刻在从白宫到国会大厦的宾夕法尼亚大街中途一个街心广场的石灰台基上,供人鉴赏。1984 年 8 月 6 日,华盛顿市长正式宣布这一天为“朗方日”,以志纪念。当时作者适在华盛顿的康奈尔大会研究中心工作,因此得到机会参加这次纪念会,进一步体会到朗方在今天美国首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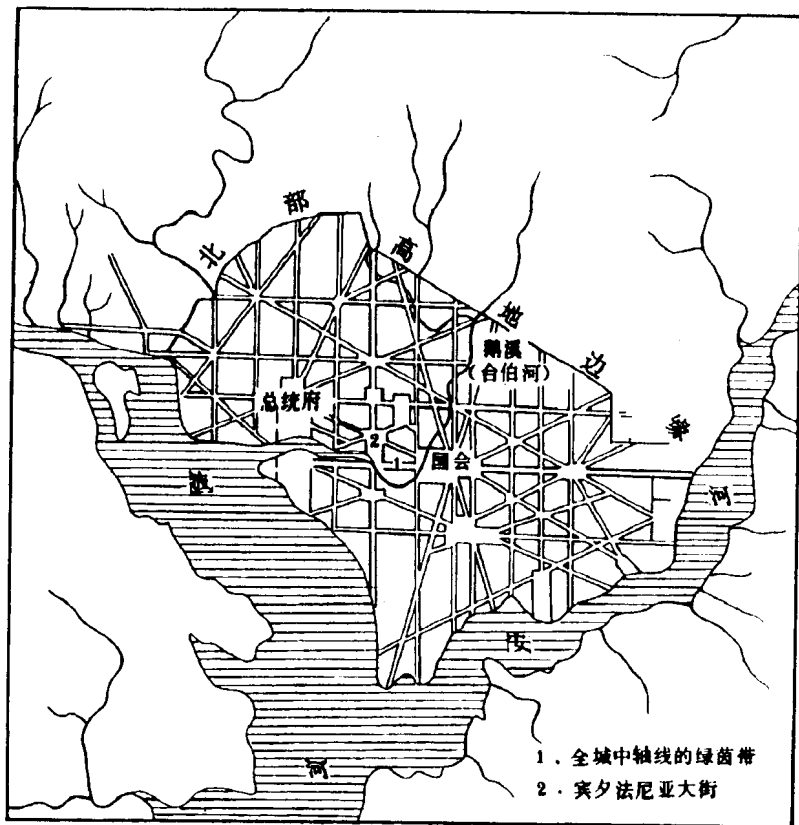


图 51 华盛顿城址初定时的地形示意图及朗方设计的全城中轴线及主要街道轮廓

顿城的规划设计,则完全以河流与高地边缘为界限,没有必要修筑城垣,也没有修筑城垣的传统。实际上在美国就没有一个城市是建有城垣的。

上述区别,虽然只是表面现象,却也反映了我国和西方文化传统上的一些差异。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差异在设计的主题思想上也同样地反映出来。北京城在设计上的主题思想,已如上述,在这里仅就华盛顿城在城市设计上的主题思想,试作一些探讨。

2. 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

北京旧城城市设计的主题思想,胚胎于我国奴隶社会的商周时期,到了东周,就以《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的文字描述表达出来。中央集

权的封建王朝形成之后,在都城的建设上“帝王至上”的主题思想,曾有过不同形式的表现。及至元朝大都城的兴建,在继承《周礼·考工记》所描述的形制的同时,又结合了地方上河湖水系分布的特点,遂为明清北京城奠定了基础。应该说北京旧城的规划设计乃是我国长达 2000 多年封建王朝都城建设的最高典型。

华盛顿城市建设的时代背景,和北京旧城完全不同,在探讨其城市设计的主题思想时,应该首先从它建都时期的时代特征讲起。

(1) 时代特征及其在城市设计上的初步反映

华盛顿城的建设,是北美洲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宗主国英国的殖民统治从而取得了胜利的结果之一,这一斗争由北美殖民地代表召开的大陆会议所通过的《独立宣言》充分表达出来。《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人民享有生存、自由和谋求幸福的天赋权力不可侵犯等等。在宣言的初稿中,原来还有反对奴隶制的一条,只因南卡罗来纳州(South Carolina)的代表反对而被删去。马克思曾高度评价这一宣言,认为这是“第一个人权宣言”^①。这时北美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独立宣言》在各阶层的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应,包括最受压迫的黑人在内,都卷入了革命斗争的行列,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独立战争结束以后,美国统治阶级逐渐感觉到必须进一步巩固本阶级的阶级地位和权力,从而又发起了制宪运动,企图利用宪法作为手段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在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国前两年,在费城(全名费拉德尔菲亚,为华盛顿兴建之前的临时都城,因称故都)召开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共和国宪法,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作为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其后,朗方着手于进行新建首都华盛顿的规划,显然也是本着国有机构三权分立的原则设计的,这在国会大厦、总统府和最高法院三大主要建筑的布局上,明显地反映出来。只是最初设计的最高法院的位置,在今图上已难确指。现在的最高法院,正好建筑在国会大厦的东北方,相去甚近,仍然显示出三权分立的布局思想。

但是朗方设计最突出——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点,就是他确定了以国会山为中心的主轴线,并把主轴线上计划作为绿茵广场的位置固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20 页。

下来,从而为日后华盛顿城核心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华盛顿城轴线上的这一段和北京旧城中轴线上从景山到正阳门的一段,在全城布局上的重要性极为相似。但是彼此所反映的设计上的主题思想,却截然不同。在北京旧城力求突出的是“帝王至上”,在华盛顿城则企图反映的是“人权为主”。因此,两者在空间处理上也就截然不同。前者是严格的封闭型,后者则是完全的开放型。思想内容不同,表达的形式也就因之而异了。

(2) 中轴线设计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主要建筑的客观效果

朗方为华盛顿城的规划所拟定的蓝图以及他所企图表达的主题思想,在相继而来的整整一个世纪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这样一位为华盛顿城的建设作出了如此卓越贡献的人,在生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待遇。在他临终之前,生活穷困潦倒,死后靠友人的一片土地和资助才得下葬。直到本世纪初,他的贡献才得到承认,他的遗骸终于在1909年被隆重地迁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小山顶上,他所设计的城市蓝图的示意图也被镌刻在他的墓碑上,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从朗方墓东望,可以隔着波河遥望他所初步规划的中轴线亦即现在的绿茵广场,从林肯纪念堂一直延伸到国会大厦,整个布局上的主要建筑,历历在目,实在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可以使朗方永远安息了。

在这里,追述一下19世纪的100年间,发生在国会山以西现在的绿茵广场上的以下几件事,是必要的。

第一、朗方利用台伯河加以渠化,改建为运河直达国会山下的计划,未受重视,结果河道变成了一条藏污纳垢的臭水沟,遂被填废,现在只有一座河边的小闸房在去白宫不远的地方被保留下来,作为当初运河旧址的一个标志。

第二、1847年开始兴建国家博物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没有充分考虑朗方最初设计的绿茵广场的边界线,竟然侵入了广场界内。后来虽曾议论拆除,结果还是为了保护古建的原因而保留下来。

第三、原定白宫的位置又稍向西移,进行修建,这就是现在白宫所在的地方。

第四、建成了华盛顿纪念塔,只是原定的塔址,基础不够坚实,不得不稍有迁移。新址已不在原设计的全城中轴线上,而是南移了40米,同时

也已不在白宫向南垂直延伸的轴线上,而是在其以东120米,但是从视觉上好像它仍然位于中轴线上。

第五、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在全城中轴线西端的南面和波河的东岸,填筑了一片沼泽低地,从而使波河与安河之间原定全城中轴线的长度,从约5.5公里延伸到7.3公里,同时又利用波河这一段宽阔的河床,沿东岸筑起了一个南北狭长的半岛,这就是现在有湖泊点缀其间的波河公园。(图52、图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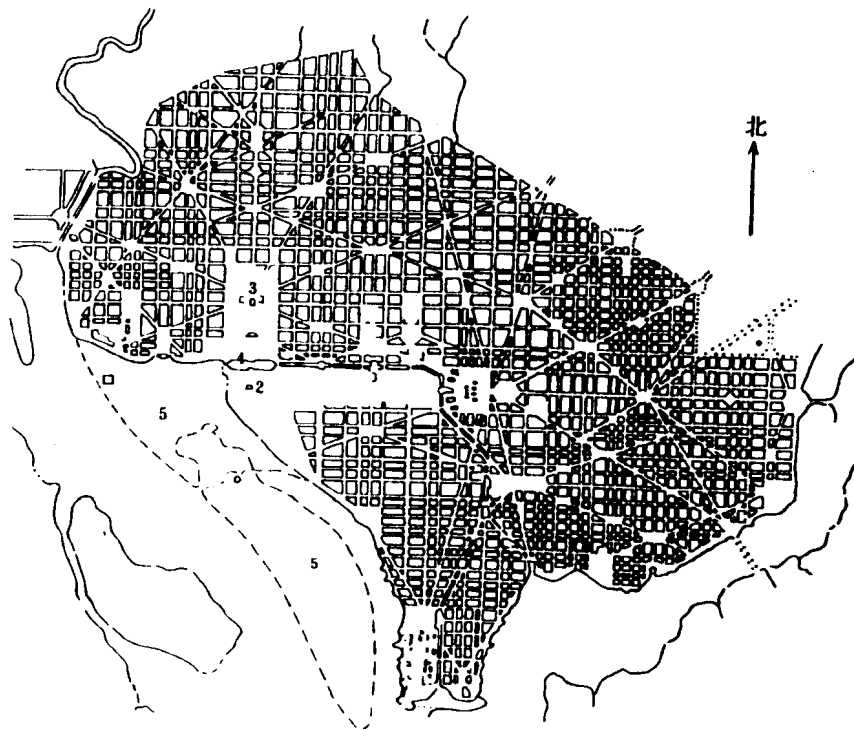


图52 波河东岸沼泽及浅水区填筑的陆地

—虚线表示填筑后的河岸

□中轴线在波河东岸的新起点,即日后修建林肯纪念堂的地方

○日后修建杰斐逊纪念堂的地方,此图上的白宫位置后来也稍向西移,与杰斐逊纪念堂在一条南北垂直线上

1. 国会大厦址 2. 原定华盛顿纪念塔址 3. 原定白宫址 4. 运河 5. 波河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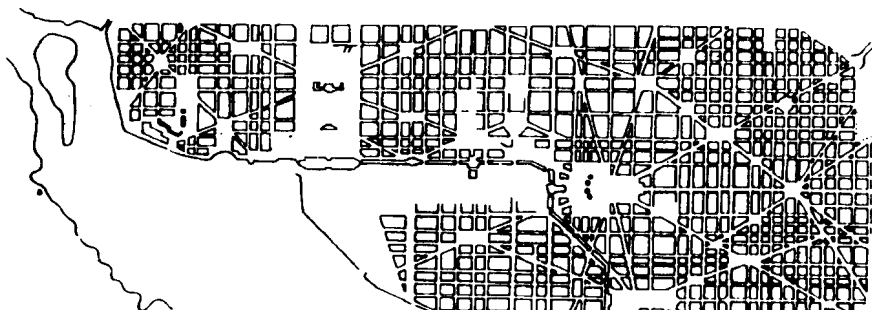


图 53 波河东岸中轴线起点的原始河岸线

这最后一个变化,对后来全城中轴线上的发展至为重要。1922年正是在中轴线西端所填筑的河边低地上,兴建了林肯纪念堂,明显地标志了全城自西向东的中轴线的起点。华盛顿这条自西而东的中轴线较之北京旧城自北而南的中轴线短了不到1公里。1976年又在纪念堂前狭长的“映像池”北侧,开辟了“宪法公园”作为建国200周年的纪念。

这里应该着重说明的是林肯纪念堂的兴建,不只是进一步发展了朗方最初确定的全城中轴线,而且还赋予这条中轴线在设计上所代表的主题思想以新的含义。林肯纪念堂这座白色大理石建筑,造型质朴庄严。从堂前多层白石台阶拾级而上,在殿堂内部广阔的大厅里所能看到的,只有白石雕刻的林肯座像,屹立在中央,环顾厅内,别无一物,仅在大厅尽处南北两壁宽阔的白石墙面上,镌刻了林肯的两个著名的演讲词,其中之一就有他用来描写重新获得自由的一个政府的六字形容词,即“民有、民治、民享”。因此来到这座殿堂的巡礼者,立足在林肯像前,回首东望,越过中央耸立的华盛顿纪念塔和辽阔的绿茵广场,自然就会把一个人的思路,一直引向白色穹顶的国会大厦,这也会促使人们联想到林肯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然而应该看到,自从美国的联邦政府成立以来,它在《独立宣言》中所标榜的天赋人权、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不仅没有得到真正实现,内部的矛盾反而日益突出。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方以雇佣劳动为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南方以奴役黑人为主的奴隶制,两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尖锐。林肯于1860年被选为总统以后,坚决反对奴隶制,并于1862年9月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当时已经爆发的南北战争,因此而更加激烈。结果北部

军队虽然取得了这次战争的最后胜利,可是林肯却在第二次当选为总统(1864年11月)之后,竟于1865年4月遭到了南方奴隶主刽子手的暗杀。

林肯领导的斗争虽然挽救了国家免于分裂,但是种族的歧视继续存在。1866年,也就是林肯被暗杀的第二年,南方的种族主义者还成立了反动的组织“三K党”(KuKlux-Klan的简称),对黑人进行残酷的袭击和杀戮。在本世纪内继续为反对种族歧视的黑人牧师小马丁·路德·金(Rev Martin Luther King Jr),也曾于1963年8月,在林肯纪念堂前有2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为纪念《解放黑奴宣言》的签署而发表了他的著名讲演:“我有一个梦想”。可是他的“梦想”还远没有实现,而他本人却于1968年4月在田纳西州的孟斐斯城指导黑人工人争取同工同酬的示威中,也同样遭到种族主义者的暗杀!

从象征意义上说,林肯纪念堂兴建在华盛顿全城中轴线的起点上,应该看作是朗方最初所赋予它的天赋人权与这一主题思想的一个发展,可是这始终还是一个远未实现的理想。马克思也曾预言说:“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①可是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至今还有待美国人民自己去努力争取。这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图54)

(3) 一个引人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1980年春天一个风光明媚的清晨,作者初访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印象之深刻以及思想上的感受,至今难忘。其后又曾三次访美,每次途经华盛顿,总要挤出时间前往林肯纪念堂巡礼,重温初访的感受。可是1984年夏再到华盛顿又访林肯纪念堂时,就在纪念堂前宪法公园的西侧,出乎意外地看到有三个军人一组的雕像出现在草地上,走向前去,才知道这里乃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出兵越南阵亡士兵新建成的纪念碑。纪念碑现场的平面设计,是一个开敞式的V字形三角绿地。V字形两边以内的绿地,由地面开始向下倾斜,呈坦坡式,逐渐没入地面以下,直到尖端的最深处(图55)。沿着两边砌成黑色的石壁也就是纪念碑,碑上成排镌刻着侵越战争中5万多名阵亡士兵的姓名和军衔。沿着石碑走下去,阵亡者的名字历历在目,自然引起人们的悼亡之感,因而有“哭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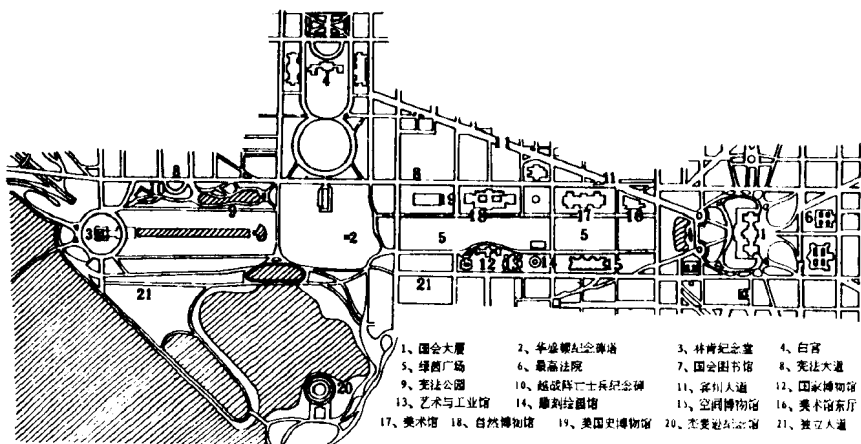


图 54 华盛顿城中轴线上的绿茵广场

之称。这 V 字形的两壁，一个向东南直指华盛顿纪念塔，一个向西北直指林肯纪念堂。从工程设计上来说，堪称独出心裁，是一位华裔女青年林樱的杰作。^①至于其含义，则更加耐人寻味，因为当年美国出兵越南，曾引起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被认为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这一阵亡士兵的纪念地，选址在全城中轴线的绿茵广场上，沿着其两壁向外的指向看去，华盛顿纪念塔和林肯纪念堂即遥遥在望。这又不能不使人联想到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所怀抱的理想与信念，和出兵越南的非正义战争，这两者在性质上的差异，相去何啻天渊。作为一个异国的观光者，在华盛顿城市设计的中轴线上看到这一纪念地时，不能不想到：美国的人民群众为了最终实现其国家缔造者的伟大理想，正不知道还有多少崎岖不平的道路正等待着去跋涉呢。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华盛顿城市建设可供借鉴的几例

北京和华盛顿这两个姊妹城市，从建城之初就力求通过全城中轴线

① 这是 1982 年应征入选的设计，当时林樱(Maya Lin)尚在耶鲁大学建筑系学习。

的设计来显示其主题思想，尽管两者的历史背景各不相同，但在力图反映其时代精神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现在北京和华盛顿的城市建设都已远远超出了最初设计的范围，北京旧城的城垣已被拆除，新市区在旧城郊外迅速扩建起来。但是北京旧城在新的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仍然居于核心地位。华盛顿城的发展也早已超越了东西两河与北部高地边缘的界限向外迅速扩展，但是“朗方城”仍然是全城布局的中心。不过从北京城的建设来说，随着整个社会制度的改革，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和华盛顿大不一样了。当前在北京城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急需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在继承其优良传统的同时，又能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容，从而反映出一个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来临。这个问题在全城中轴线的处理上表现得最为敏感，也最为突出。例如天安门广场的改造，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成功的；其次，也要考虑到在继承自己优良传统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的同时，还必须积极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以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应该承认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建设上，确有不少先进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问题在于区别哪些是真正的先进经验，切忌盲目抄袭，否则有害无益。以华盛顿的城市建设为例，在它的全城中轴线上对所有建筑物的布局及其功能要求，就有可供借鉴的地方。它的国会大厦屹立于中轴线的正中央，城中所有的楼房建筑的高度都不得超过它，它就给整个城市的天际线带来一大特色。从国会大厦向西直到华盛顿纪念塔前的绿茵广场，地势平展，视野辽阔。广场的南北两侧，有博物馆、展览馆等，依次排列，在南侧的有航天空间博物馆、现代艺术展览馆、国立博物馆（内有首都城市规划史展览厅）等。在北侧的有美术陈列馆、自然史博物馆、美国历史博物馆等。北侧中间退后一方场地，还有一座国家档案馆。在国会大厦的东南侧与最高法院大楼南北并列的，则是举世闻名的国会图书馆及其最近扩建的新馆。在这个全城的心脏部位上，集中表现出华盛顿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特点，整个布局严正而富有变化，两侧的各大博物馆、展览馆，虽然高度大体一致，而建筑形式各不相同，从国立博物馆红砖雕堡式的古典建筑，到航天空间博物馆的现代设计，各有其时代特征，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建成不久的美术陈列馆的东厅。这里原是绿茵广场东北角上的一块三角地带而又近在国会山下，地点至为重要，在建筑设计上也最难处理。正是在这里，著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显示了他卓越的才能，

设计了这座独具一格的建筑物,为广场增辉。

写到这里,又不禁想到上文已经讲过,建国十周年时扩建天安门广场,同时兴建了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和革命史博物馆,使得天安门广场在体现全国政治中心的同时,也兼有文化中心的象征。但是在设计的当时,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之外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这一特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说明,现在考虑到今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建设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要求,在全城的规划设计上,应该进一步结合城市平面布局的历史特点来加以考虑。上述华盛顿城中轴线上核心地区的建设,只是仅供参考的一例而已。

(原刊于《城市问题》1987年第3期,略加删节。)

华府考察札记(选录)

一、从绮色佳到华盛顿

1982年底,我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A·P·卡萨瑞特(Alison P. Casarett)院长一封热情的来信,信中不仅提到了我在历史地理方面的一些研究工作,而且还十分亲切地写道:“我了解到您近来对北京旧城和华盛顿城的中心部分、在规划设计上的相互比较有浓厚的兴趣,因此我愿意告诉您,我校有一个‘康奈尔在华盛顿’的研究中心,吸引了很多位建筑史的学者,不断利用这一条件,前往华府考察研究。如果您在1983~1984学年度能来校工作一年,讲学之外,主要是可以利用这一条件来进行您的研究。此外,在我校还有收藏十分丰富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藏书,可供您充分利用。”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自从中美邦交正常化以来,我已数度应邀访问美国,对美国首都中心部分的城市设计,确实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只是还缺乏深入的了解。这次康奈尔大学的邀请,却正好为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深入了解的好机会。何况康奈尔大学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还有一位J. 瑞博思(John W. Reps)教授,是研究华盛顿城市规划设计史的著名学者,我所久仰。机会难得,不能失之交臂。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推迟到1984年春季,才前往康奈尔大学停留了一个学期,进行室内研究。康奈尔大学校园风景佳丽,在美国各大学校园中颇有声誉,而它所在的小城绮色佳,也是以山清水秀而闻名的,按计划本来应该在那里多停留一些时间,也好尽情游赏一番。无奈工作紧张而时间有限,也就顾不得这些了。于是暑假刚开始,我和妻子就从绮色佳迁往华盛顿的康奈尔大学研究中心,以便进行实地访问和考察。最后终于完成了第一篇研究论文《从北京到华盛顿——城市设计主题思想试探》(该文已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双月刊1987年第3期上刊出)。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15日,当华盛顿市长访问北京时,两个首都终于结成为友好城

